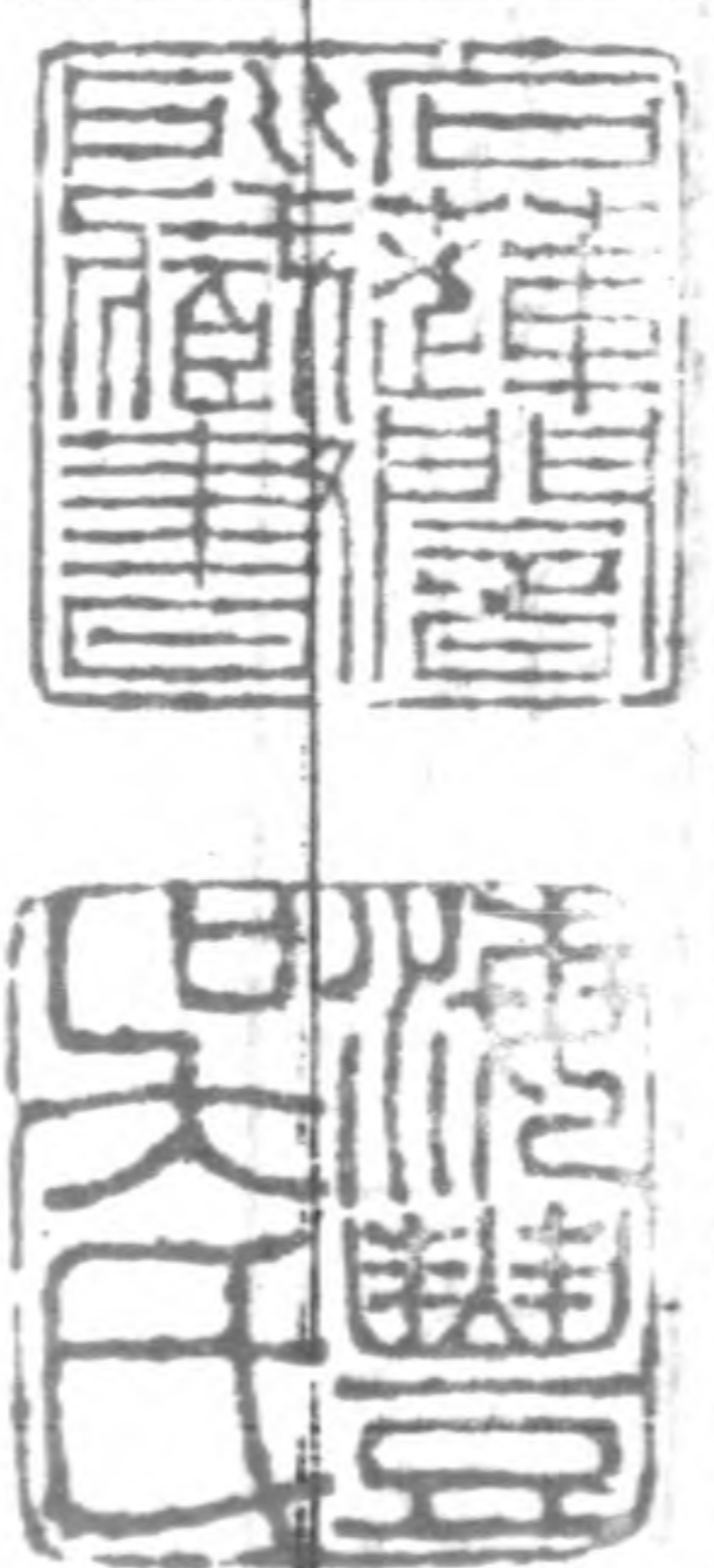


辛

通鑑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五

北齊書



高歡賤微給使所與奔走徃來者皆廐徒下類天下若此輩何可稱記時平則歌笑以盡有事則叫呼而起奮不顧命勝者得之自古皆然矣而史載其因張彞被害傾產給容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不知歡衣食尚不自給產何所傾而天下清濁亦竟何在此蓋為文粉飾之過耳

之至謂不可使四方豪傑窺是朝廷又可難也

高歡素無資業亦身依人尚未飽食輒已投劬而反雖

姦飛動不可以人理律然歡卒用此成事殆亦難曉
李元中所謂爾來寂々更欲尋建議處既得事柄四方
聽其伸縮宇文泰甫萌芽尚可回轉而歡無礼自恣追
逐其君遽成中裂之禍生民流血者數十年然歡徒見
反之利未見反之害也

東之比西土地甲兵十倍歡若持重養威以計縻敵自
可從容全勝然十年間汲々三大戰幾不免其身智勇
俱困而秦與六國之形見矣是歡自反耳朱之外了無
所能世或以為人雄者誤也

魏自孝昌之末銅馬鐵盭黑山青犢梟張晉趙豕突燕

秦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托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
家公至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大離小合本遂
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
民空張郡木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于是并者三州一
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此齊天保
七年昭也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自此以虛名
為官者數百年

彭城王 作刺史問食鷄羹推盜脯鹿市白毛牛皮書
王老母菜葉有此明決自不以膏粱限斷也至言自殿
下來五載人不識吏々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

化殿下惟食此鄉水未食此鄉食則士大夫所不能者而公子能之蓋為政不專恃術矣

趙郡王叡六月不飲冰事為元帥而必與士卒同甘苦如此可以為難矣每違天時涉長道致人于必死之地安得皆如叡者撫而用之使無叛且成乎是則仁人之心奉暴主之令固莫知其所終也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終因立白馬寺其經丞傳在此寺刑制淳朴世以為古物歷代傳寶至是為刺韓賢斫破豈洛中更漢晉諸胡喪亂而此寺及亟能獨存何耶

斛律光以兵五萬回未至鄴勅令便放兵散先以軍人功勳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光以此疑遂至滅族前查散兵其易如此自唐中代以後則不然矣雖復昏童酣酗未有敢易其眾者昔以忽慢自棄多驟亡後以畏逼相持故僅存至于威令重輕事功合散之際當攷

慕容紹宗本高歡腹心之疾歡不用爾以此待侯景固

有餘也

記魏氏論紹宗李勣事

高歡謂高昂純漢兒恐不濟事欲割鮮卑千餘共相叅
禱而傲不聽自晉衰亡一色胡人控制中夏二三百
年歡本漢兒而以鮮卑篡魏宇文泰真鮮卑也乃欲行
成周政術雖不盡然而氣勢復隋唐因之然後南北
合一復為諸夏此蘊綽之力也王猛殆不足進矣
高氏之興李元忠逢迎于始陳元康楊愔輩營締于
中踈放淡薄推遠榮利猶有可採如元康崔暹莫
能名其何等材噐其志尚不及富貴况其上者歡父
子氣類所號名如此自不足怪然自古立國長短厚
薄要不徒然歡父子欲以此得其何以守宜其遂亡

也

國家龍飛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
右何足是非此王絃少年語也事到已壞爛隨處世起
滅不可復振則以孔子之聖尚不到得自立可畏也夷
夏變遷何止一日安其固然無復有志而願以微細者
自營由賜之徒所不異于王絃者幾希矣

薛琚于崔亮停格後言義均行雁次君貫魚執簿呼名
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又言漢令三公舉賢良才
正有道直言為長吏晉末此風遂替琚本非能言治道以
是時方變行資格人心不平舊論猶在耳予初登第詣

選侍郎李椿亦號佳士端笏徧問注者願授否皆應之
曰願授余面笑之椿莫測也自臯陶夔立選用法以人
之性質合其材之所宜萬不差失春秋以後始專論材
十猶得四五後世遂舍材而論藝常違所貴取所賤又
以年月斷之其偶合萬一雖所謂鉅賢上德者皆古
人品第所不及又况其下乎是直以夷狄之道治國家
而欲興起大功安可得也

魏孝文志慕諸華其効未見反成貪懦之俗及高勸事
惡少舉事淫縱橫流及今子澄寵用崔暹施其控御彈
壓之威昔曹叅進崔琰毛玠迫蹙漢室餘皆習使盡如

暹何足美也

楊愔以初從禪代議不力其高德政竟置之死地愔尚
能耳如荀彧宜其未肯也至劉牧之褚淵范雲沈約
汲自獻以後為羞蓋時促祚短執節不長人材愈降
自當至此矣

舉梁之士不足敵侯景乃用道人陸法和妖術國之將
亡國聽于神也高洋暴狂以法為戲而敬礼法和如此
蓋謂宜禍耳余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之常道而趨于
神怪必謂此可為存敗可為成而不能加一毫智巧于
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存必仁義忠信之常道而後

可伊訓曰先生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康
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庸之祇之威之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然則人力之所能
為者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謂天數為不可免者又非
神怪之所能預真不足復顧也

梁既亡使王僧辨有成終不篡逆王琳區區亦能義動
夷鄰蓋梁武在位羌久比江南諸姓立國粗有繩墨遂
得致命之士亦其所長者然也

楊愔相齊史稱至昏于上政清于下固已太過王通遂
謂有楊遵產者寔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夫衛靈
公淫荒而三人者任事不至于亡國則幸矣若齊文宣
逞其荒唐歲月不已愔將與之并斃尚不能庇之使終
况視民如傷豈其所及哉見事不精以光影眩後學其
害大矣夷狄之德于父母兄弟素不厚苟脫死禍人欲
遂其所為愔于此時雖古人輔幼之節而遲回選懦權
失勢垂席不暇暖遽罹非命蓋其理之當然固無足怪
也

魏齊間温子昇邢邵魏收繼出文字稍與江南北隋唐
以來能使南北同體蓋非庾信江總之教也高澄父子

收拾士類所隸用之其言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正
依放曹氏本根不建而急于歌頌宣王小雅猶無救于
亡擣詞奮筆湧波漲瀾愈其崩壞耳

遷鄴已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教四文襄少年高朗所幣
者 踈袁叔德况密謹厚所傷者細揚悖風流辨給取
士失于浮華惟辛術性尚真明取士以材器循名責寔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閱閱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
最為折衷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
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叙羣彥雖曰吏部之
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宰相一大事如諸葛亮

何必更須尚書哉

諫巡晉陽死者六人趙彥深唐邕等以未即署名僅免
然則河陰之戮不待爾朱榮也昔趙盾奔走趙穿作難
盾未出境而復後世有以盾為弑君者不復信三傳者
審耳則靈公拒諫被弑盾事亦不當信也不信未足言
深計然于受民保國之意輕極害義理

祖埏既立文林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推誠朝廷
為致治之方是時人士相附從與王叔文柳宗元無異
使叔文革能首立廣陵王參決則大權歸已官豎退伏
矣元和諸人固不辨此論治不失幾微只以成敗為斷

所蔽多矣

唐邕白建自為外騎兵曹分掌兵馬史稱邕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寔精心勤事莫不知惜按兵數軍寔前代大臣無以此職而著名者蓋漢魏振屬後代吏史之所掌也唐哀中官專兵柄五代移于武臣遂與中書分領至號稱兩府既轉吏職以歸朝廷但為養尊之地而于兵政損益寔無所知求如唐白身任其能而後居位不復可得然則古人專以一事名家成材之要道也

崔劼盧叔武齊世雅士劼言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見進與身何異此語最可傳叔武忍貧餓死而能畫策謂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策萬全之道欲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以計縻之又請自居平陽成此謀畧此齊周成敗之所由齊人未有能言之者亦當記也

張雕謂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當時惡其矜誕邕曹掾吏史之材國家大體豈其所知雕言非誕也然雕方勵精匪躬以國家為己任厚胡洪珍而薄長鸞遂以諫死孔子洩治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非不幸

也惟其臨死數十語尤可悲耳

齊民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絃管之亂時
移則息篇什之變事往猶存絃管止誘閭巷淫人篇什
能盡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館設齊民
之風靡不旋踵而亡其後秀者遂為周隋之用士之離
合豈與國之廢興相關哉詩曰殷士虜敏裸將于京論
語殷有三仁而節當參看

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體之書文雖不高視韓愈進
學解送窮文以言語工拙比較官職豈不優劣相遠
哉士不先定其存亡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

馭于末流無益也

顏之推學博文麗觀我生賦不失雅正之體叙梁齊間
士可以孝正非江南文士所能及也其言了一生二三
脩茶苦而藁辛及自東晉遠難富禮樂于湘江迄此几于
三百左袵决于四方 詠苦胡而永嘆吟微管而增傷
讀之羌痛不能已昔人雖陋未有無其志者獨于今為
不然哀哉

宋世良宋世執蘇珍之世良獄內槽生桃樹蓬蒿亦滿
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蘓瓊每蠶月預下綿縮度樣
于部內其兵賦次第五立明式然則必不以廣量厚織

病民故得循良之譽而今世謂其有所踈簿檢托不盡而為失職無具之尤恐亦當論也

齊和士聞說齊王云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數千年李斯趙高用此詐二世與士聞智愚有異其詞意皆不約而同何也

後周書

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遂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

收祖司馬遷二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令狐德棻之所稱炎帝後則專以佞筆造謠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

高歡宇文泰雖同篡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拔泰而歸之則近于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醜夫敗孽亾孺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逼一無賴奸人即以伊周之事托之豈不哀哉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獨治是以博訪賢

才助已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即
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舍已而後人又自勉
曰天生萬士所以利特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豈可苟
辭于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
思所以上主人主下安百姓不違惜其私而憂其家故
妻子或飢寒之弊而不顧也于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
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
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
者誠能以此情受位惠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
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能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

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
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
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以辭之于是
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
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
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淵履薄才堪者則審已而當
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
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蕪綽用事大意也
然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少拘于時而不敢言及其奮
然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

為賢主之詔而徒為逆臣之令耳

秦再行篡逆其史柳虬既執簡而書其咎秦又令盧辯作告以諭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舉動如此欲以欺誰王莽篡位而作大誥秦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

石勒之子劉曜苻堅之于慕容暉周孝武之于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遍而數千里地盡得乘羣愚自潰之机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歲月之頃嗚呼幸而逃得不死不然將遂斃

于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

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寔以為瑞無大于此者耳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室家孝慈人知禮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而便自謂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

余論周武帝若史所言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求若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正道愈不可以行于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能閉之何也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短五戶及十丁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誥殺越人于貨憫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贓著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適與罪稱耳非重也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散盜而遂殺之然則孟子之論孔子魯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人故必行重刑而不疑也其子奢縱任情推已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据已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惟欲其重而不欲其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周無暇考聖賢之異同也

周武帝一居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除累世悍

輔因辱之弊使孺子封割狐豚于牢秦中與晉司馬攸
魏元勰禍出一軌而二國相隨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
成挺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宋五代幼君
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賈誼謂天下可
以數術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然
則漢之衰豈非遺腹委喪耶

爾朱破滅高歡事已大諧而暴橫欲速粗有志節者遂
皆驚散宇文泰寒遠妻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村
豪決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人微衆弱然
經為其裨校者無不立功垂名豈必能盡而泰亦何足

以使之特以魏孝武意棄就西輕重勢繳而然主威
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惧歟

曰于謹為三老稱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
言通傳說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
必委于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
首之義孟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脩道
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
恭默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
士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裳腥膻隆典偶興曠官
承乏膚習書句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

晉書 卷三十五
如此豈足啟悟也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字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國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朱榮字文泰與蘓綽盧辨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于鄒子然無所慕效也用本典戎夷雜居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後世苟以為從其寔不從其名則漢晉之官同于任事姑從之可使名寔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

泰自貪柱國之號甘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龜茲王楮媚所譏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柳慶閑西文士蘓綽患近代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以革之慶搯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自可移況才子也慶文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書之巧所能轉移而其辭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上摸出一重粗俗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吏先極其工而豪傑之士反攔筆無措矣徐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效名人文字爭相誇耀或為韓柳或為歐魯高者為

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為詩書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子變一世恐未可也

柳弘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水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溝言而兼麗筆長槍大槩數十年間僅聞此耳得非所謂正殆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耳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使

泰總已聽命粗細重輕惟其所裁不惟新奇坐致寔用豈特以其國富強兼併而已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嘆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為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或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于戰國可以強行于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為聖哲者窮理不盡行于太平而必亂行于戰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奚綽之病且何俊之有六條平寔無華諸葛亮王猛歐人而用之固不暇及也死而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舒劉向蕭望

之崔湜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獨狐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世言之為大功乃坐失地除名使謂文字護謬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也多矣何以能奮于至弱取天下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并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識是歡之黨人笑畫未有及此者劉暉欲因降張魯取蜀而曹

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趨放逸于狼狽洵之時而乃噤斷決死于安徐已定之後宜屢進而屢却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卽山之役大呼獨入奮力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兇粗不足取而以閔張比之則又其細耳李穆蔡祐丞相臂膊取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弱為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令諸州來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噉肯遠我又曰柞棫拔矣行道允矣豈變墟莽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事耳

遷固以文采銜耀其人詞多而寔寡如王羅韋孝寬傳正爾率拙然巧名壯偉不可掩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少矣只泥住蘭相如趙克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病也

薛俱傳宇文泰于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卷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于諸生中簡淳懿者侍其讀詩書余嘗恨劉裕質可可語上而劉穆之痼之然則蕪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于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謂整鄉遠祖立忠而去鄉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避地河右故泰稱之此事今粗見于姓家然則隨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生熟

如何蓋屢兵亂載籍然毀他書不存其所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而不暇熟讀如翻向然是又可歎也司馬喬辭封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而非有封爵者不得而預但不知其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及亮至于經畫進取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蘊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注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當知准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

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惧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寔後難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秦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昔炎黃以道御之不可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己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從義遠利必因于心之自然而明于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諭解之君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弑逆而

惡大惡之間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篡奪而畏正論之
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于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
爭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杼與操智慮之所未二而
虬固不足知及之也悲夫

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于周與高氏相絕矣此
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君依而行之誰
謂不可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
殺舊君殺舊君者自劉裕始

王軌宇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孟奕葉長養成就所有
近以殷周世臣同存亡非德徧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

也運言令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
逃亡便逐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
法特立法何輕也當攷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
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
國亡漢章踈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秦言平吳之利
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
氏甥鄉等即吾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
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秦本尚古文務救其弊如王褒
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字宗
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能好惡格

之蓋難事也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朱彤
胡義周劉延明已降而謂蕪綽務存質樸雖屬詞有師
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大古之聖王教
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文字各極其至故
不能約而自合綽既無所建明奈何以一人之執勢徒取經
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
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廢詔遣使聘
沈重鍾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
好賢屈已忘勢干戈之際獨高經師征塵未洗先驅
隨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戰

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尚夸
之劉倫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世尚以為難視此何區
區哉帝不幸早歿功業不救未知真有佐王之才者遇
之如何耳

樂遜徐遵明諸生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
者如自非軍旋之中何用過而迫切申候將奔楚子誨
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為汝容敬仲八稱齊曰
幸有獲宥及于寬政國家雖強不受弱詩曰德則不
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及陳事上議之徒
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聰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

欲盡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秦崎嶇關隴諸子
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
所定立論向上着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夫以天下國
家之大而其言語迫威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
酸醜之間別名號雖存而亡形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于閩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
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能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
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即解又服志除更合一劑足
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
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

足短縮又不能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並可治軍
中之要莫先于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便愈未乃
治足：乃廖史記方多記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
載其受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
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丸百
餘劑縛愈急垂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而
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羣醫皆是可嘆也

蕭譽至子歸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
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魯
衛宋鄭皆小國也人材卓然稱于後世至譽始復見之

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六

隋書

余嘗論宇文泰初起異于高觀及武帝躬任數略化弱為強盡有北方五世數十年矣雖樹德不深置嗣無狀然于楊堅非有罪也乃倚女后之勢狹輕薄無賴子行詐通取如懷裏中終半歲戕殺宇文無遺種故臣宿將駢首拜伏莫敢違悞視王莽何足道也堅少年以相表自矜言其異者固非一人而史又言其始生時頭上出角偏身鱗起嗟夫是真變怪不祥之物耶豈天下愛民假之富假貴而使相代屠戮耶史

法之壞始于司馬遷為尤甚

外戚雖處偏奪之地而古今滅族者皆是竇武天下重名與眾賢一心陳力尚不能誅宦官反父子俱斃何堅取之易哉高頴李德林從亂如韋孝寬李穆皆謂天命已改彼其奮袂直前徑肆剪覆者直足以扼天下之喉而制其命歟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蘓氏謂特未見司馬懿楊堅而然孟子尊立仁義欲扶救一時不幸其語不驗此堯舜湯武之道所以遊泯而無傳也且箕子以紂為天所棄故不忍援商然終不與周並立士苟有志于道而力不能極如

孔子順義不入秦可也若為之回論易說以自容則家法盡矣

易周氏官儀依漢魏舊篡位第一事也雖庸諂相遇志在掃滅前迹亦由苟慕虛名人情不順有以使之矣周官再壞于此學者以為口

寔安用談經耶

弛山澤之禁由後世言之非小事也所敬者何止一利所免者何止一刑但能之而不能何也

竊位之明年即營新都其謂殷之五遷恐人盡死後人以市不易肆為受命之難然則強既遷于新造之

日人心不得不以為難而反勸之人何易耶

賜百僚錢帛任其自取盡力而出可謂無義禮無義

矣然以利啗使捨人而從已所得者雖皆貪冒無恥

之臣而合交聚黨盜賊師為衆不少矣故終其世

行賞極厚而生死榮辱在呼吸之間亦前代所未有

也唐太宗三年遣使巡省民間情偽成欲備

聞楊鑣分路將遍四海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

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此草命常行

之事也然天子居深宮百司守職常耳目之近壅蔽

勢成人主苟有治志于時遣一使訪知下情利害之

間足以變置昭發消釋黨偏蓋新起天下之要道也

其與獨任臺諫恣其專政日朘月剝表裏欺蔽使風

俗日降而不自知者相遠矣

十年詔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後車歲勤未遑休息兵

士軍人椎置坊府南征北代居處未定家無完堵室

罕包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其愍之凡無

是軍人可悉州縣屬望懇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

領宜依舊式按李繁家傳載蘓綽初置府兵与此刺

害優苦殊不同然詔文乃當時寔事也蓋綽創始而

地狹民寡加以長征不歸故未得盡行其說至是乎

晉書卷六
陳後乃修完成法耳孝必見其近不見其遠遂謂三代之後無及此者後人從而信之至言其能斂千載已散之兵復還之民嗚呼孰知其籍千載已齊之民釐而為兵也哉

十一年平陳所得古器多以為妖怪而悉毀之不知何等器北方所傳三代秦漢之舊物至是皆盡惜隋文足以有天下而德不足以保天下徒以古人之物變為妖怪淪于壞滅速亡之兆見矣

隋以海內既平功成作樂君臣詳議復雅禁繁自以為治世和氣之所致矣而高竇嘗謂其淫厲而哀亡

國之聲也天下不久相殺將盡然竟知其言何哉夫由其粗者而觀數之已成者雖不可政事之必然者亦不可變夫固未有凶聲善政美德而名乘音者也情殺君竊國影響報効理不徒然也鄙詐朋淫聚而富貴宜其不見輿薪而實常特以技通之耳雖然數與事相為依昂其間甚微聖智猶不能辨舜所以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其治亂以驗所行有象之道參于無形執契而舉莫能先後又此實常區、技能之工所不能測也

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八人太學四門州

縣學並廢當時國子數千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
豈不駭動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為其暮年精神銷
竭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
恐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田設學之理
多而未靖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
雖求博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高歌
于長夜抱關于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
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
者亦未然也蓋其心寔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
夫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也至漢

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學則枉以壞而不
材者由于學則樞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
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遺詔言王公
卿士每日闕庭可見前此人主不常見群臣也史亦
言其每日一臨朝夫以和樂之道御其臣日一見之
可也殺日戮行于殿庭使之凜々不自保可乎
煬帝以巡遊亡天下周昭穆秦始皇漢武帝禍皆坐
此然則人主不可輕出審矣孟子所載晏子告齊景
公語王通乃謂兵衛少微求寡可以數行若皆無求
于民則安得自狹而行假使民有求于已則侯人有

司安用之詩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使其果後
已而先人致其所利去其所患則裔夷窮富之民皆
延頸而望之况于中國乎不然則令未出于戶庭而
害已形于天下矣

隋文篡周恐羣情未愜多設符瑞以耀之造作而進
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祠南郊其前後符瑞數十百
事書于祝板上王莽且死猶隨斗柄而坐于此蓋無
異情也世雖不下愚小人無不能言昧心則速禍欺
天則受罰蓋惧其非純者必與天為二故也今行于
天而又挽天以自同既狹天以欺人而又以天為可

欺下愚小人之不若何耶

梁禮雩不為常記四月後旱則以七事祈雨一理冤
獄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
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饒弛樂
懸而不作郡國則五事同時並行為國命之通塞者
莫如政為人命之通塞者莫如食至是足以有變矣
此亦制禮之善也魯欲焚巫尪臧文仲以為當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至檀弓又言徙市而董仲舒
以為閉縱陽陰之術自以行之一國無不得所欲蓋
雖儒者號知經史及其施之于用則達理而政通者

少矣

煬帝在榆林以古禮行狩在薊城用宜社類祭祖禡無不備舉遠發軍衆代遼親授節度且一千四十里可謂嚴矣古人之于兵嚴所以慎終也其出之部分先後不可亂所以為戰之坐作進退不可犯也若始而整終而潰則奚用矣夫教兵行帥置鎮安營自昔皆以為甚難司馬懿行諸葛亮營壘處而難歎其天下奇材然勝負尚不在此誠得其大可以兼其細矣不然則昆陽淝水安得以寡勝衆乎後魏天興儀曹郎董謐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

章孝文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犹未能正熙平九年明帝令崔光元延明崔瓚更造車服自後條章漸備北齊之後咸取用焉夷狄之始自應闕略其後制度備而國已敗亡古人論禮之興廢而國之存亡不在焉以為國而無禮不如亡此非不及存亡之論也李德林嘗言周魏輿輦車制請皆廢毀開皇三年既更造九年平陳後又不用十四年又更制其後又言太和更造衣熙平元懌定五時朝服是北方輿服變夷從華皆本于孝文故王通謂太和之政近雅通知其近雅而不知其近于亡也禮雖不以

存止為限然未有禮而止者若戰國秦漢以後當論其所以存止而已不責以禮之興廢使知孝文者而以禮許之則是禮為取止之具而聖賢不貴矣煬帝大業二年始制軒冕大備文物之盛冠于古今三年突厥染干見而慕之請襲冠帶而牛弘何稠等皆受厚賞及師旅旋興則前日已定者皆棄不用而羣臣戎服袴褶反效胡人矣孔子歎禹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賈誼謂文帝白衣皂綈而庶人墻屋被文繡蓋必有所屈而後有所伸文質兼舉自古聖賢難之煬帝何足道哉

梁武帝著鍾律緯論主京房學言班固夾鍾中呂過于無調鄭玄有升陽而無降陽且自置四器名之為通轉推月器悉無差忒旋相得中臣下莫得措意可謂精且能矣君明樂官後世之論也由舜之言人主必知樂而後可以致治武帝知樂矣不足以致治而反至于止者以樂為伎而不以學為道故也使其以樂為道則先之以音而知其所以為治之先以治而知其所以為音均和齊中物各氣應而變龍之功可復見也雖然聖人猶畏之故禹戒以無若丹朱傲而梁既牲牢則但為五音相和引而無復日律其率情

音學言言卷三
悖理如此信禹所謂傲者宜其終于殺身亡國哉周
武帝圓丘降神辭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照影徘徊
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蹙轉鈎陳開雖非雅頌之
詞亦後世之佳語也

鄭譯所言蘓祇婆七調五旦與中國七聲五均合譯
雖輕狡小夫然音律乃天地之正理固無華粵之間
使誠知之亦不可掩也而何安以儒自命至其隔礙
不通自為胡越則人心之可畏固如此哉而弘牛既
識不逮理又相與附益之魯夷狄之不若者也

三龜茲新變聲隋文帝以為不祥言公等家自有

風俗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其言也是夫孔子稱移
風易俗莫善于樂若上之所好者正則風俗自然改
移矣然隋之羣臣其智又不能及其君所以然者以
其臣無不苟于利祿而俯仰操竊之餘其所恃者固
將以克其一時耳目之所徇而止耳豈此數十語之
所能救哉

百戲始于齊武成習于周天元盛極于隋煬帝自是
以為常行唐高祖初以五月即位而太常借民裙襦
克妓衣擬端午日玄武門觀戲孫伏伽所諫者也
毛萸蔡子元守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

或初八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
夜而盡或終一月而飛少許者夫氣之必應灰之必
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應有早晚飛有多少
其差忒感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
因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陽陰合天地也隋文徙
出房議而不知身為道之主牛弘志在規諷而未及
事理之精微彼伎術者安能測之其效止于能飛能
應而已加之愈急則其說愈疎矣且使尺稍下而能
悲則安取人道子律寄母而應殊則是應律而非應
氣也

因隋志略諸代尺十五等異同之說杜夔尺長荀勗
尺下及近世以律生尺之論夫律之清濁度之長短
量之多少衡之輕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
然者而其所以為律度量衡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知其所由然者也以律生度量衡起于漢人古蓋無
有昔之聖賢能和均四物使之相通而不相害則有
之矣若必以為從律而生而忝以起律忝之地產不
定肥瘠大小不齊執一異以廢眾則樂之興無時日
矣

曆自李業興後固有甄鸞隋有馬顯張賓張胃玄劉

焯、為曹玄素克所排而術家服其精然方其時君
蔽臣諂往：誣天席罷以售其術如曆差日長之類
固不足憑而焯為儒者必與之較是非耶自太初曆
以來數十家其術多在按書先言曆象日月星辰後
列其驗上世曆衍既不存而以律及易大衍春秋為
本起皆出于後人私智穿鑿空新一時之耳目于術
非有損益也

蓋天宣夜既皆折而歸于渾天獨劉焯欲立術改正
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
渾周請令水工并解美術士取河南平地之所可量

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
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影星
辰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使時行其說或
得新義可以為前人之未至也蓋天地陰陽之密理
最患于空言窺測古人所以置義和四方之極豈固
欲以人準天以實定虛耶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
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
而有光月果無光安用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
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掩而

不明易云日月得天而能以照若月不能自明而待日以為明使孔子之論亦如此則月不得言久照也術數之士昧理而迷源學者不能知其淺深反以為窮理之極致遂至乖異于道甚有害

隋志所載雜占氣候詳于司馬遷所記蓋後人又推言之也其言天子氣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矣唐虞三代言其德而不言其氣然則光被四表者文士之虛稱也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天文五行志凡星文之變五行之異五代事皆具南

北之間可參而觀也寶志陶弘景當時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所詒咏皆驗列禦寇謂壺丘子示巫咸以太冲莫勝故自失而走禦寇不為有道而其言已如此余嘗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則彼其得而識之

自晉至梁陳都畿民皆為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戶之類無果役佃穀與大家量分自四十戶至五戶止既役其力又食其租按司馬元顯傳稱王公以下日廩七升而范甯亦言起解舍割兵仗之弊蓋雖賦祿少而得占多此後世自為優也志又言魏晉二

十一帝宋齊十五主雖用度有衆寡賦祿有輕重大抵不能輕傾人產業然取于民不厚而其臣足以自完未可謂非善法也貨利之柄上失之而私于下猶未有害王莽謂漢帝有更賦疲癯咸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欲盡收于上故不旋踵而大亂以亡後世為國多有此議論以此知理財正辭禁民為非須作三兩段省方明古人之意不然反為後人患矣

魏至高歡方收鹽利宇文泰亦置鹽掌然關市邸店之稅乃顏之推鄧長顓于北齊垂亡時所立而隋初罷酒方通鹽池鹽井與民共之然則極後世第一好

議論曾未足以望前世之十一而不知其故也

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蓋其君驕麓甚矣然尚如此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令以其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以矣往事無復論然遂以為皆不當在官必以民自買為正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此又偏也

隋文以險致富百姓給復免租與漢文景同蓋時無與散雖欲歛之而又不可不必三代仁義之主而後能也財貨盡歛于上却散于下雖前代無此法歛即無散則不歛矣及本朝承唐之弊以歛為散故取

習學記言 卷三十六
之最苛而民猶未潰以為不得不然也然弊極不變
上無以自寬斂散不相容如馬馳不得息弓彀不得
止終必歸于大亂而後已耳

自高竒歆等上齊律當時稱其法令明審科條簡要
而齊人多曉法律者至高頴造隋律蘓威牛弘再定
然皆齊本然也由唐及今雖有增損皆出于隋也子
產鑄刑書叔向非之而曰吾以救世今觀律文與事
情輕重相稱況子產尤為精當言救世信矣然自秦
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刑無
不苛推而至于堯舜湯武君臣各躬行以靖民而法
自為無用則叔向所謂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
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有已
而忘人做下樣子令其不可回轉如子產是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七

隋書

隋志無連山止于歸藏十三卷蓋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占筮唐乃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至本朝亦無連山而歸藏三卷稱晉薛貞註按劉炫傳連山炫所造也坐以得罪然則連山歸藏皆非本書矣周官雖載三易遠自夏商其不經孔氏無所傳授者後滅沒不復著矣孔氏所不道而道不存焉學者自不必追論亦可然所謂周易者謂其周流而變易名義畧與連山歸藏同而後世以為周文王之易至而

又獨取易字別訓名義恐亦于道有害
古文尚書屋壁所出謂科斗書也孔安國以隸古定
即今文也其後學書以楷為宗故孔安國遂為古文
然自蔡邕之流已變從今文矣自晉梅賾齊吳興始
獻孔安國尚書學者方復以古文行之而唐始令衛
包變從今文學者因以今之所謂書者非復古人不
知自有古今而無義古今不然則四方絕域之學旁
行累譯安得盡通于中國哉人習之好惡習俗之流
傳亘古今而常在豈特義無古今夷夏學者知此則
道德之意思過半矣至明皇改無頗為無陂則轉易

訓矣然李肇所云亦止此一條耳

因隋史叙讖緯事古聖人所以為治道者必能知天
人之常理而順行之如武王所謂陰陽相協以為彛
倫者也夫鯀以人欲勝天水方泛濫不能順導乃崇
土以塞之故一事不順則天人之常理乱矣此桀紂
薄德之始三代漢唐之所由分也然學者不足以知
之則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
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况五事人之所
為無預于五行學者之陋一至于此及其消磨滅息
費多少氣力而聖人之治終不可復施故隋文雖焚

識而妄稱祥瑞至有袁光王劬之事又甚于讖矣
前漢無史官故遷固父子摭摭成編遂為信書東漢
以後各自有史漢晉家數尤多然卒其所取信者亦
後人之作也隋唐之際舊書尚存有志于學者欲有
所考證就可參取惜今不見矣今唐五代尚有舊史
及諸稭註記本朝則李燾史底最信而數余嘗患學
者見聞不遠而取成于目前雖李翱猶以前後漢有
生熟之異地何怪也

隋僧道騫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後傳楚辭者
皆祖騫之音辭以義為主音必歸于正若楚人之辭
必為楚音則五方異域不勝其音而文義奚取三百
篇亦聲亂而不知所裁矣此固淺儒俗人之通患學
者不可不知也

按隋志稱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靈均以降志尚不
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辭勢見其心志故別
取焉後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此當時傳襲之
語必不妄是自班固傳毅以後方成流畧而競以文
名家然雖總名為文而不知此前數百年士蓋有意
于立言而未專為文也言之枝流別派散而為文則
言已亡言之而大義息矣歐陽氏乃通以後世文字

言學言言卷五
為言惜其散亡磨滅不存于世而以立言為不如
德之默不如文之不可以為言也况傳與不傳本非
所及雖上世聖賢猶不能免付之後而已 文字總
集各有流別始于摯虞以簡代繁而已未必有意然
聚之既久則勢亦不能傳久今其遠者獨一文選尚
存以其少也近世多者至數百千卷今雖能存後必
淪逸獨呂氏文鑑去取最為有意止百五十卷得繁
簡之中解遺落之憾所可惜者前世文字源流不能
相接若自本朝至渡江則粲然矣

隋置六尚六司六典掌官之政此漢晉舊事也至煬
帝置女官準尚書有以六局管二十四局則出于創
建內外分庭人臣不得分毫預矣所謂人主之職十
倍宰相者也

隋文帝言非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不至
于此然此等乃反覆子也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
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等行詐願命于
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昉謀大逆于前譯為巫蠱于
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近之則不遜置之則必怨自
難信者也凡人必有自知著寔處我將為治又欲亂
之此兩語隋文帝自知著寔處也帝雖猜狃迫狹而

所以能致開皇于幾乎者蓋其寔有此志而後能之
變詐之人反覆事會以倖富貴既得富貴復不能守
意能日新棄去更索豈為人國家計慮也雖然若高
頴固無此病何為君臣之分不然終後段事業卒于
喪國覆宗為天下笑蓋其猜狙迫狹雖欲治而不及
遠故也若人主本無自知著寔處則雖隋文前段功
名亦不能有此又可重嘆者矣傳稱高頴有文武大
畧明達世務竭誠盡節引進貞良能以天下為己任
如蘓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荐而其餘立功
立事者不可勝數執政垂二十年朝野之間無有議

論者以為真宰相而乃遭離非命暮年誅滅當時之
言如此可想見其為人也頴與賀若弼被殺自係
隋之存亡不復關身矣哀哉

李德林應用遂急之文爭行奪市如穰李繁桃彌山
徧野不足較工拙分雅俗于其間也然亦有數事得
入策士智人之目如諫遣高頴監軍爭減宇文請族
緩廢鄉正是也惜其他遺落不得盡見然已過王儉
沈約輩遠矣士昧于得以區區小數乘時夸競局利
一身貽禍于人犹自豪者真可鄙哉

房陵王傳正爾直述本末備見讀者愴然如良太子

雖工言語然班固乃以為蚩尤之旗所生何耶
趙嘏救解斯徵值周武帝之明從之可也長孫平救
邢邵以隋文之伎而六能聽何哉

韋世康韋叟子也其慕止足與子弟書言吾生因緒
餘風霑纓并馳驅不已四紀于茲坐登衮命數蒞方
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寔處脂膏而莫
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
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頻增非可
超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世康
在當時不以文稱然如此語言當時文士亦不能到

蓋其識度所至不繫筆墨也然終不能退遂至于死
者垂二十年士欲退而不得退萬一而已欲進而不得
進皆是也

自古小人無材無功者為佞諛傾覆有材有功者即
為奸雄竊竄楊素有材而功大當其主不可欺奪之
時故見于行事徒佞諛傾覆而已使乘際會而得盡
逞曹操司馬懿之流王敦桓溫不足數也堯叡不泯
傳于子弟大呼首事卒以亡隋何止佞諛傾覆而已
哉然當其時隋人無能知者獨一梁毗耳素傳載尅
定江南諸賊及破突厥事當詳者自京口至泉州水

陸數千里矣至于變膺法而以騎陣取勝餘余固疑之豈其鼓勝氣而遂勝勢耶後人不可不思也

素營獨孤山陵隋文謂其能審陰陽禍福之理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便尋求心力備盡遂得神泉福壤營建山陵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彼其君臣以詐力奪攘得富貴不畏報復而又取信于陰陽地理以垂子孫無窮之基殆与秦皇漢武求長生異欲而同揆也

牛弘淺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而若言書五厄則前蓋未有能為此論者然史謂大業之世委逼彌隆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牛一人而其死在大業三年使其少復延永則未知与威出處如何士固有幸有不幸未可以隋事為定論也

長孫晟終隋世能以計縻突厥開闔盛衰無不如志卒弱其勢以成北方之功過于衛霍用百萬師矣賈誼自言欲為屬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未知得用与晟如何誼當以正道御夷狄豈宜用此變詐不近人理耶史稱子貢一出亂齊滅吳存魯霸越使必若是而後可則堯舜文武之道不啻墜地矣隋文帝誤殺史萬歲賞罰夫中人主猜

暴之失自無可論而楊素輕肆誣誦致其死地亦為
當時所短然余因宇文護治獨信事當是時武將能
望外成事者不專在一入如素雖敗萬歲而又能進
劉方于其國猶未有缺若狄青岳飛輩蓋數十百年
而一有寥落相望無復繼者則為其存亡安危所繫
豈不大哉悲夫

自周氏以來選無清濁盧愷稱吏部與薛道衡陸彥
師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論而蘓威傳謂知名之
士相坐黜免者百餘人古今之士氣無不以氣類相
合則庸人倚人主勢軋之無不破壞矣威輩固無足

論然亦一時聚散之變也左氏稱十六族者世濟其
美不損其名以至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蓋後世之
合正為進取地而古人不然此禍福之所以異也然
人主亦何利哉

隋煬帝戕殺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頌極
于褒崇不知而言是謂不智知而言之夸虛諂而實
譏直所謂魚濬之義也其死自死之矣傳謂帝將殺
之而不誤彥房謙勸之而道衡不用誠不知而言者
從古人文詞煩識寡志欲徼福及貽身災絞縊既及
犹不自意真可哀也

晉書 卷三十一
隋名將自韓賀楊史外如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備驅使及再代遼至于亡國殺身而喪鐵于楊義臣陳稜沈光之流犹有可述蓋乘分裂并吞之後隋雖一統而天下未嘗無變其多將材固應如此也自古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則材雖多而不能救也齊無知被弑徒人費石之紛如昏為之死然不足以言忠義矣

李諤論當時文弊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稽察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始蘓綽以典誥辭風厲境內三十年矣而諤所言乃

如此余所謂反助徐庾之風激天下而從之者也諤又言司馬幼之以文表輕艷獲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憤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世且欲以憲司之勢以禁絕之諤尤陋矣而史稱四海靡然向風深草其弊世俗一種凡鄙見識無不然者彼以為文者若是而已耶

蘓威臨禁道店舍責民間五品不遜及令禁教五品等事皆深為當時所排威蘓綽子也豈徒習其父之好古不得其所以鉏澆就朴者而但有迂誕怪僻耶古人稱良冶之後必學為裘威殊不能然何也

晉書 卷之三
虞世基裴矩二人皆發煬帝亡國之機楊湯推波助其沸騰者也然自昔衰亡之君如幽厲二世元成桓靈蔽主明而成其過皆其臣之罪若桀紂始皇漢哀煬帝自為不善人臣立其朝者雖欲匡救而不可二人者以畏死長惡罪之則無辭矣所以致隋之亡則其君自當之不在二人也

自晉以下史其間昧陋猥雜不應簡冊當刪除者多矣然未有王劭袁充傳之盛甚而又有不可得而刪除者蓋其時君所愛信興亡成敗之所由出故也至此則雖遷固之巧猶無所致其筆力而况魏徵

之流乎

李密謀無不中量無不容蓋非唐初君臣所能及然身為事主則不能成功而終以僂死漢張量為畫策臣未嘗持將人之材罷所成就固有不同也余嘗嘆戰國楚漢之間有寔負智能忍死而不求過者范增龐統之流蓋褊淺矣以至南北隋唐則皆無之如李密之智謀審乎持起之難隱而不試老死不憾其庶幾乎

魏徵作楊玄感李密贊並論隋文煬帝之所以興亡畧用賈誼過秦語意全不知史家辭統徵文識如此

晉書卷三十一
安能經緯事初學者以為能致貞觀仁義之效蓋亦
得其粗淺而已然觀其諫書乃復不類豈衆史官所
為而冠之徵作耶

李公孝事既有今生父則有今生母不異親與繼也
特以劉炫自立橫議故李翊駁之其所為乖戾者不
取正于禮而取正于令耳使令之所有而禮之所無
則又將撓而從乎又引准枉法不枉法尤無義古人
以禮為法後世假法而後能存禮如李翊以臺臣屈
炫議是不特假法又假勢矣

田德懋丁父憂哀毀骨立廬于墓側負土成墳遣負
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
如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城墳朕孝治天
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
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草
創通家子弟故應恤其哀戚然以千牛備身而遣散
騎侍郎就吊又璽書鄭重憫惻如此隋文固有意于
為治也史言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草具風矯枉過
正禁網踈漏吞舟而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彼剛克
之吏摧拉亮邪一切禁奸以救時弊審果如此則是
漢雖為三章之法曾不足以革獄吏而終于用酷吏

也且無欲教民而姑縱之其勢固必至于此擊斷四
出芟刈如草芥則又甚于獄吏矣徵又嘗謂隋時四
海九州服教從義無用于酷而漢則不免然彼殿廷
終日殺人而人主自為殘暴者又烏得所謂教耶司
馬遷本立循吏酷吏條目所論固已無理徵祖其說
而益踈公孫弘謂臣在山東時聞甯成治民如狼將
羊弘諂弱力不能禁意或近之蓋酷吏當廢而不當
述也

叙儒林稱魏晉以後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後人
因此遂謂南北之異可以折衷寔然甚不然此即華
也英華即枝葉無繁簡之殊經生學士之言所以爛
燭充斥而不可揔者正以英華非英華而枝葉非枝
葉也使其是則遡一枝葉可以得根本又何厭焉知
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
以為患者不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無異也
房暉遠指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為王者房中之樂
按文王周公以閔睢為雅化之首故孔子稱師摯
之始閔睢之乱洋洋乎盈耳經史相傳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天下正音無先焉而鄙俗儒生其言如

此悲夫

劉綽劉炫當時稱百年來傳學通儒無能出其右然
執身不固而升沉進退之間懸命于人而卒以窮死
至于何安顯行諛賊排賢害正而自為亂德之者豈
儒固使之耶今泛觀後世學衰道失即為士者亦無
不然楊雄遠迹篡盜自樂而終則反交譏之矣

徵論文言北方以理勝詞使理果勝則詞何足云正
謂理未及詞耳而南方文義兼失又非過其意者
徵固未知此也徵又言煬帝意矯滛而詞無浮蕩故
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易稱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高下未嘗不与事稱者
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突厥啟民朝復幸啟民所
居賦詩稱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壇唯望風舉
穹廬向日間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未何如漢天子
空上單于臺竭天下之力從事于荒遠僅做得此詩
雖只十數句而所關興亡甚大凡所惡于輕靡之文
者謂其不足以致治也若無浮蕩而反于止則何意
哉又王胄和大猷詩亦夸奢之詞而帝以為意氣高
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祈惟便自
直蓋其君臣務為雄勝輕盡民力與辭月雲山之句

晉書言言卷三十一
異辭同歸而徵反謂依而取正與子草舉祈招詩何
不同耶

楊伯醜筮占之驗古今有得于技術蓋無不然者不
足為異也然皆不當于義不聞于道以象數之小者
推測而已而伯醜乃能笑何妄論易以為何用鄭玄
王弼之言則是固嘗涉其塗而不由于其大者亦不
為無所知也史載其下云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
皆異于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諸論以為天然獨
得非常人所能及然不知其旨趣竟如何妄鄙儒耶
曾不得傳其一二以使後有考焉為可惜也昔孔子

于易開創大道以明示後世蓋條目粲然也學者不
能領幾何而不為鄭玄王弼也

張胄玄改定新曆言定曆差一日莫知其是非蓋是
時去太初曆七百餘年矣胄玄所為曆法与古不同
者三事其自得于心超古獨異者七事自落閑以來
無不由後以見前之失且變未久而差已多若夫堯
舜三代幾及二千年曆不數變而亦無以其術相攻
者豈天地日月星辰固無運行而無預于私智之區
區耶

萬寶常論鄭譯樂以為亡國之音及言樂聲淫麗而

衰天下不久將盡夫寶常本欲以其枝變隋之樂而不得用說論非之而隋祚卒以不長天下固許寶常為知樂矣然使不改隋之政而為寶常之樂未知其果能易隋之亂而為治留隋之止而為存乎

隋文一朝詔令不為偶儷止叙事寔不尚彫彩直露情素賜高麗王湯璽書雖對面語不能及也義理不足而質寔有餘矣李諤之言豈其效歟

赤土南海中國也官名服飾儀衛大抵類浮屠所言夫自佛學入中國以來學者不能知其淺深或銜以為異或詆以為妄夫彼安于國俗之常不吾效而吾

反效之又置是非毀譽于其間何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七 終

習學記言 卷三十一

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八

唐書帝紀

歐陽氏用春秋法書唐五代帝紀按堯舜三代史令
存者惟書其載事不能自通者必以左氏傳緯之亦
所以具本末也孤行無本末而以類列為義始于公
羊董仲舒師之于是經生空言主斷而古史法沒不
見矣若夫司馬遷變史則又不然紀世家君也傳臣
也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
也歐陽氏三者不備考而襍用于紀則有掩鬱不詳
之患于傳則有掠美偏惡之失長空言之驕肆而寔

事不足以勸懲學者不當遵也

高祖隋甥也為太原留守晉隋陽宮監任遇不卑政
既亂天下皆挺刃而起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
父子公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又
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使李密竇建德之徒有
成庸非義乎范氏又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材
獨議其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
利今也朝為匹夫暮為帝王利之而已且被患無以
起則何暇于示後世又非所以責之也故凡為後世
之論欲引而致之古人者常多失寔不可不知

高祖既克長安將克隋命為相國加九錫乃常禮也
高祖以為堯舜湯武各因其材取于異道未聞夏商
之未必效堯舜之禪故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九錫
殊禮皆歸之有司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
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蓋自王莽以來未有不假
禪讓以奪國者非故效唐虞之文也乃其取之無辭
姑借之云爾蓋高祖以前其人無不已據大權示為
之漸先加殊錫徐乃遜位使人知其勢當然豈以是
為超夏商而比唐虞哉今高祖乃云推其至誠以順
天命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

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彼必信妄人圖讖之言李氏當王以此為天命乎則其陋尤甚矣隋得罪於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亡隋高祖父子不可取隋代王嫡孫也尊煬為皇立代帝皇君臣再定矣今高祖之言如此無漸而逼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之下何非咲之有哉且王莽曹搆司馬氏皆能不殺舊臣而武德二年八月癸酉鄴國公薨嗟夫孺子何罪固不及魏晉遠矣

新史言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有以憑藉扶持永其天命古人制度紀綱自當論然按高宗中宗

睿宗武氏之間制度紀綱皆已壞天寶以後制度紀綱皆已失如人痼疾与命適相劫制明皇憲宗醫治不盡餘疾依然歷觀古今無不以相制僅存者無能治則亡矣

自楊玄感反李密已為畫次第據關中矣是時隋猶未亂也况大業末天下盡叛煬帝南游而不歸太宗于此決計入關無復反顧如升虛邑遂定本根宜矣其敗宗羅喉乃直趨拆塘城衆以為當止者不止遂降薛仁果而收秦隴其禦宋金剛乃固守栢壁衆以為當戰者不戰卒走劉武周而復汾晉為王世克

也竇建德來援兩賊連衡勢數千里腹背受患情
同憂然而太宗自將迎前留共綴後既擒建德并
降世充齊趙河南一舉蕩定雖古之名將固多如
此至于慮敵時審赴機果勁緩急在手仗勝獨克
羣算衆力蓋得預焉秦漢以來由徒步搏取天下者
必以智起以勇奮以氣騰非魚是三長茂濟矣項
羽常謂力拔山分氣蓋世貞不為虛語方其盛時
竭天下之智力不足以當漢高祖智勇俱劣特以
氣勝耳而能用人之智勇故終困項籍夫是三者
雖欲兼而又惡其太甚太盛則過偏而有反噬有焚

之災高祖幸因人成功虛氣不除幾復失之而太
宗不至如高祖之甚然亦太盛矣雖身自致治而
天下未及受富庶之實以其堅凝之術少也惟光武
僅處三者之中而又必欲推剛成柔以安靜為效故
其三世相繼海內稱平延及安順風俗未改直奉規
使之非偶然也外則孫策劉預周武帝世宗雖赴徒
步于此三者亦號庶几餘不論矣策與周武皆少
年亦惡太甚耳然則千有餘歲覆載之廣合離成
壞之多求其能調和血氣志慮以整頓當世者不
一二而得况彼望其亶聰明脩道德為百姓請命

上帝以保佑之子雖然就三者細論以身從人者易
自作主事者難李密非無三者所以終為殍馘正坐
自作事主耳太宗固于三者皆絕出其成功之易亦
由專愛子之親任不疑之地居守有寄故可以一意
征行使身為權者已登大位安得常于馬上角逐哉
此又議者所未詳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最為異證如齊桓晉文兄弟爭國
鮑叔尚謂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安有君父在上以藩
王而攻冢嫡喋血橫屍于禁門外使父不許又將併
篡之子房杜以此為功難与蕭何鄧禹並稱矣然後

世避莫敢指蘓氏言孔子益罪湯武以警後世而謂
太宗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可乎程氏又
有三代天理漢唐人欲之論嗟夫人必逼殺兄而後
為欲則其所惡又將若何哉

貞觀四年斬死刑二十九人史稱其幾致刑措太宗
以為用魏徵言行仁義所致故恨不使封德彝見之
後人爭傳誦者尤以此一事也按孝惠高后十五年
中史稱海內初離戰國之苦君臣供欲無為故孝惠
垂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
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此亦當時寔事也民遭大乱

晉書 卷五十八
已二十餘年死亡且盡若又動搖國何以立豈不為
石勒拓跋子固不必夸言之也此屋可封象刑不用
皆處士虛設聖人但云刑罰清而民服天下之廣安
得竟無殺死人耶願其濁清何如爾

余嘗論宣和海上之盟詔寇致禍至今百年上下無
不愧悔以為大戒雖失事計然可謂審于知過矣太
宗親因隋代遼故能奪有天下乃復事高麗身与之
終不畏他人踵其後乎不惟不戒反復已亡之不勝
為異代雪恥其用心之謬見理之昏何止以好大喜
功為過哉

史稱太宗 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自古功德兼備由漢未之有堯舜三代之風既絕
學者寂寥莫能推与不得不從漢唐然其德固難
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世有其國已為諸侯所歸
不恐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直以不免用兵有慚于
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
如漢高祖唐太宗与羣雄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為
己富貴何常有志于民也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
其利若此者犹可以為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
至于淫夸暴虐可与百姓為刑賞之主足矣若使說

向湯武成康太義一差萬世不復無所準程學者之
大患也

責備賢者為賢者諱皆公羊語也古者聖賢同辭惟
其未至于賢也故不備：則何責而又何諱焉此論
既立天下反以有缺為賢春秋又以責所為賢道愈
隱矣

高宗雖非克肖之材然始終恭畏不得罪于民始無
武氏一事豈不得在忠景章和間耶五子之歌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字雕牆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伊訓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
蒙士吁可畏哉敗亡之物聖賢記之象駭照的無不
以類應高宗好慕沉溺烝墨汙下犯禹湯正條貫矣
夫以欲殉身者常不免于殺身雖有他善固不能救
矣無忌遂良之流麗澁庸鄙輔道無法方武氏從感
業寺再入羣臣不引禮廷諍以絕其萌乎三數年中
位遇未極不相繼陳義以決其去乎寵焰既成至于
奪嫡然後言其托體先帝將何及也且自武以妬聞
掖庭忿鬪日喧于外豈不預為陳平之深念乎太宗
雖有好諫之名而無伊訓不匡之刑嗚呼孰謂其制

度紀綱尚可以憑藉扶持哉

武后貶楊素詔云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于萬幾之餘褒貶于千載之外况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雖張易之惡楊元僖兄弟所為然此數語者亦不可不記也

近世多言狄仁傑能順導武后迎還中宗唐宗再造其功最大按廬陵王以聖曆元年九月復立為皇太子至神龍元年春首尾八年方復位以武氏之翻覆八年之久豈可逆期况既以革命于中睿母子無絕道而為唐臣者皆得而誅之仁傑固勝餘人然亦終

可免罪已耳張柬之于長安四年冬作相數月便能誅二張反之正使其處仁傑地位必不如是遲緩也于是過之矣而或者又言仁傑不自為薦東之使為之故其功全在仁傑雖然豈可付一老人以許大事乎八年之外者耶此亦虛論爾

史稱玄宗終始之異性習相遠以開元治而天寶亂也開元不得言治但盛爾杜甫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寔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膝百餘年開未災叔孫禮蕭何律韓愈言高祖太宗既除既治

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物衆地大蘖芽其間是唐人之論本以開元為盛不
以為治也盛與治相近而不同鳩鴉小安之詞百世
後讀者常悲哀痛楚周所以有成康功用也家禍深
則創艾切君臣相戒克己念治而後盛故可保也
高宗中睿六十年中親父母骨肉相戕殺戮几盡存
者性命如絲髮耳玄宗以諸王殺韋后便超冢嫡以
監國誅 太平徑擅天下家禍慘烈如此君臣處之
皆以為功不以為畏也姚宋雖舊相然無遠識又所
任只三數歲及自用李林甫遂至二十年猶幸其止

于嫉妬士大夫若亦如宇文融王鉷一向導以殘民
橫歛必不能禁而聽其所為則本根盡拔海內土
崩不可復收矣治亂人主所致非偶然者晉悼公漢
宣帝皆中材猶自保始終如玄宗豪俊之潰用人主
利勢搽無根之賞罰享國既久盛極而衰證自當然
不得言始終異而性習遠也此論既立昏庸者資以
藉口中材無所據依矣學當詳考然後知天寶雖亂
而開元未可言治也

戰國秦漢以來經營天下皆待智士縱無一民寸土
中尚擘畫得出况四海晏然人心未叛之時乎祿山

始亂起于倉猝雖極可畏然不是無可經營就使巴蜀奔播靈夏卑弱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矣當其時無一智士可以論此無故增立諸節度相次徧滿四方不知天下本何嘗分裂借回紇諸蠻共與祿山交關不知夷狄本未至侵凌而台其侵凌坐此二者百六十年與之始終祿山安能壞唐之自壞之耳唐人雖有幹力而少智謀自其初與固已患之後益涵甚愈則謀國者幾絕夫道德既不足悅服而智謀又不足以經營天下雖大誰與共之其胥而為夷何足怪也

肅宗暮年天下之勢將亡幸而有代宗代宗以廣平王統師收兩京功在諸將上材練涉而資寬仁又能沉斷蓋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亂者不知其禍在置

藩鎮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

聽僕固懷恩不改河

藩鎮已成自無治法德宗初立恃其聰明始欲伐叛

幾不免身憲宗辛苦十五年積勞未厭卒以大壞天下知置鎮之禍而欲以治鎮之道治之宜其不治而愈亂也張良論立六國謂漢高祖事去周亞夫拒吳王濞請專以梁委之東漢改刺史為牧天下遂亡然則謀國不善真在反掌呼吸間耶余嘆唐

諸君未至于不足以守天下獨既置藩鎮一事無所
用力而迄唐世無一人能知之韓愈但言大憲不遠
去稂莠蓐而已如元和十四年用多少蓐使得淨盡
此又可嘆也大率天下于已安平時無故更張忽有
變處不能把握是皆凶形如魏孝文遷都及唐增
節度使是也

德宗先殺劉晏既用兵遂借商人錢杜佑力不足奉
行坐默然佑徒曰撰通典耳方其時乃進省官議固
不能損益也德宗初意非剥下者謂共事急適當如
是罷則止矣商人錢不足遂稅間架而亂已作德宗
出走余每數昔人有故而橫斂就可改也後人無故
而橫斂獨不可改哉

德宗疾革而順宗已不能言父子欲一見不可得此
瞬息致亂之時非從容為奸之日也故自貞元二十
一年正月德宗崩至八月憲宗即位二百餘日矣又
其間三月廣陵王為皇太子七月皇太子監國任文
就欲弄權其與幾何余意柳宗元劉禹錫固惕息悚
恐之不暇而方依憑以躡富貴耶宗元貶後自言三
十三歲為礼部員外郎甚少超取顯美自古文人無
識雖多如此然而宗元終身著論欲裁量古今不知

其立身在何許故可訝也

李藩對憲宗神仙事言君人者但務求治四海樂推社稷延承自然長年其下云憲宗深然之後欲以柳泌為台州刺史羣臣諫而帝以為臣子欲為君父求不死何惜一州此亦不樂推之罪歟晏子謂古而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齊景公至庸尚受此語然則憲宗雖不知道二其臣識陋非晏子比也至韓愈言後世帝王事佛年祚短促以此取怒又太甚矣蔣係稱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又言任昇鑄

之繫歛遂羣度于藩方政道經國未至哀察新史言玄宗憲宗皆不克終檢尋舊書無憲宗不克終之事若指服食躁怒被弒余謂此正求克終之過耳係以為正道國經未至哀察是也憲宗止于措置藩鎮一節蓋充其所為可使天下復平矣

按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王承元請命帥長慶元年二月幽州劉綰請為僧于是兩河薊燕俱平皆憲宗事也謂其不克終果非矣至于撫御乖方致燕趙再失則自是穆宗君臣之道論者不分別難以監後來也又所謂歸咎于銷兵者兵銷豈得為非但銷之無

其道耳故宗初立賞神策軍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諸鎮軍絹五十匹其餘軍鎮頒給有差內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賞給史繁其下云穆宗即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外軍鎮差降無几至是宰相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如先朝物議是之宰臣李逢吉也敬宗又童昏其所以能如此者是時軍士驕恣必未至如後世之甚故也國之大患義理不得行而以例為定已增則不可減已與則不可奪而所是者皆為非此危亡之徵與國相為短長而不知治即其知者而亦不能治雖有國猶無國也

庚申詔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于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為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仇恥摠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引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荅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復禮修政安民宵衣旣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斛斗諸物依前戶部收掌鄆縣羨

陂鳳翔府落谷地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
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負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
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者並各
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身牒放歸本管先供教坊
衣糧一百分廂象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
給五坊鷹鷄並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
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
並停度支鹽鈔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官禁年支一
物已上並準貞元額為定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篋
琴瑟宝鈿者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龍

武軍共殿及亭子所司毀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
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
散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坟墓先有開刷以備
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大逆魁首竊佐
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沒妖妄僧惟貞
道士趙歸貞等或假于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
已從流竄其情非奸惡迹涉誑誤者一切不問免
徒既殄寰宇康寧載舉令猷用弘庶績布告中
外知朕意焉按文宗年十八以寶曆二年十二月
乙巳即位距下此詔十六日爾舊史祗帝在藩邸

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
理道之復興矣其聰明恭儉自然合道蓋非秦漢
以後繼世之君所能及况行其所言始終不變則
雖秦漢以前犹難之新吏用春秋法減省文此詔
遂至遺落不得其可惜也

右僕射王涯奉勅準合式條流士庶衣服車馬第
舍之制度勅下後浮議沸騰杜宗於內條件易施
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此太和六年也
至七年冊立皇太子降詔言皇太子方從師傅傳
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墜典宜令

國子選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
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
進士舉宜先誠帖經并畧問大義敢經彖精通者
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做若非
恭儉克己廉貞任人而望服從固不可得况朕不
宝珠玉不御鐵華逮于六宮皆從儉薄卿大夫得
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
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了習
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
服車馬並宜 太和六年十月七日敕有故違重

加黜責自漢以來人主之詔令能如此者固少矣豈可不存也

唐中世以後為國死禍者藩鎮宦官而已藩鎮自穆敬以後不可復治宦官自文宗以後不可復治：則亡矣自昔惟恐人主無志如文宗夙夜不忘而廷臣竟無可共此者始以周行孤遠用宋申錫繼以內臣薦引用訓注皆至大敗余每歎王守澄使豆盧者告申錫又報言宦官之罪而治之莫易于此時要是人主居深宮先應而後蔽此聰而彼聾當自責而不當責人也悲哉

武宗論王起不放子弟事自古有國私其所近未有不用卿相子弟者雖堯舜三代以道起天下之材然而草野寒門終得其志者鮮矣及漢武盡破前世之法而三百年間遂化布褐為公侯魏晉南北又不然矣及詞藝既勝習俗已成則自隋唐至今無不由閭巷單人出者蓋其勢所偏積而然非中道也然而緣是能人主求士常以寒後為主無聖人之道而合聖人之心其于致治之源亦非小故爾而李德裕乃言朝廷顯官頂是公卿子弟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登第之後始得一班

一級固不能熟習然則臯陶九德成湯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皆可廢也德裕區區以幹刀負
天下重任其議論密勿之際童駮鄙暴如此欲為
名相難哉

又論韋弘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不從令者死今之嚴
如此雖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又却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
置職業雖曰人王之柄非人所得于議然須制置得
是若悖于道乘于是而禁人不使議豈不危亡乎又

所謂置制職業須祖宗成憲以爲常典子孫遵行故
非人所干議若後世子孫一切任意忽改驟易有害
于人而亦使人不干議可乎况當時益銖錢穀刑法
之類屢經更張朝此暮彼苟循一時非所謂制置職
也安得不使人預議其間哉德裕以宰相之材自許
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
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何許乎

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帝不能
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愼然而
新史謂其以察爲明無復仁宗之意蓋自是之後

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唐史言寶曆已來中人
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僂窮民迫急大中臨馭
一旦閹寺讐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岳
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
餘年舊史所褒者皆寔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虛意也
若謂唐自此衰以為宣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
有幽王十餘年周遽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夫方鎮
宦官為唐必壞之疾至是既不可為則為人主者能
歛社恭也已精于觀察使小權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
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新史以大者責之論則善矣

余亦未知其所處也

新史稱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執與天寶而
僖宗幸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蕪巢而復京師
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按僖宗
既幸蜀廣明二年勤王兵雖會京師王處存為賊所
敗諸軍退舍賊鋒愈熾三年台沙陀李克用連破黃
巢始收京師五年為光啟元年僖宗歸自成都至冬
李克用與王重榮合逼京師遂再出鳳翔而嗣襄王
煬僭立唐自此亡矣然則所謂諸鎮糾合戮力破黃
巢復京師者徒有名無寔未可以為漸也以堯舜之

治天下德不衰而老及尚皆遜位况玄宗老而棄國
不與其子而誰與儒者雖知肅宗不當不待命于其
父未知玄宗不當即以位授其子然亦由奔逆阻絕
各不相知之故吁可哀也

人不止識治又當職亂昭宗初藩鎮最强者朱温李
克用然未有取唐之心張濬助全忠無故討太原使
韓建李茂貞狼領而起宦官外憚強藩雖暴橫然權
不足以覆國崔胤倚全忠志必滅之然後昭宗劫遷
東都身與家族不保而并其名號盡矣新史謂昭宗
為人明雋而舊史亦稱英傑然則不識亂亡而以不

忍之心處之是速其亡而已雖雋傑無益也昔子家羈
終始以為魯昭公不當與季氏立異而羈之却義却
不與季氏偕存世事節次儒者論不了貞無補于人
哉

前代造事之君惟漢光武以身獨任自餘無不與其
臣相左右終始者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始用魏
徵及相十八年皆死于位後不能復然矣推李令甫
元載蔡京秦檜最久夫忠與智者必世而不足奸昏
者一日而有餘世之所謂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
售功其君不自量與一時之人不知量皆以歲月責

習學記言卷三十八
之所以有榜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
惟不求用為庶幾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九

唐書表志

史稱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
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使得
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此言府衛兵將可也而分畫內
外為守國之常經則不在是太宗以征伐定四方督
責人材不限內外皆使効力而方其不待分畫
四夷遁亡所向如意高宗武后時猶有餘勇然其弊
已見故自睿宗以來捍遑始別置統帥按秦分天下
三十六郡漢因之邊遠外藩有產隋唐數十州地者

只以太守主之自無失馭唐人忽立節度使名字不
重實勢先崇虛殺又有遙領並領而安祿山至以採
訪處置羣牧等使與之地望天下祿山由此反雖然
此猶是外邊分畫之失禍侵及內耳若肅宗止于治
兵任將經理財用以順討逆而外患消弭天下無事
矣無故割裂從都畿始亦為節度使相次徧滿海內
真同戲劇唐遂不可復振蓋太宗恃其一身之力驅
使內外不表而久分畫之法以遺子使愚謬者一旦
忽至此正以始慮不深故也且已盡置方鎮一切
事權皆歸事節度使伸縮進退拱手聽之變極而亡

固無如之何也已而謂收功弭亂常倚鎮兵亦
非也

叙宰相世系言唐為國久傳世多諸臣亦各修其家
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
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按
孟子稱族國在有世臣之謂推而上至于元凱人材
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衰之所從
出也故叔向以稟郤晉原狐續度伯降在皂隸憂公
室之早矣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
進取為門戶計子孫相接世有顯寵如漢韋平袁楊

晉宋王謝北方崔盧唐裴韋蕭鄭之流此叔孫豹所
聞謂之世祿非不朽也豈惟終其國而不絕蓋有國
雖亡而其家故存者矣壘畝賤士不暇自憂而憂
人是以湯立賢無方武王不忘遠得一而用之足以
定大事矣史家立義必守向上閱拔庶幾有補于世
論俛而就下遂為李德裕只較臺閣儀範班行準
則而已与孟子叔向之意何其遠也唐宰相數百其
實有地望者固當譜以見之然亦有庶人崛起者甚
衆地与望不相頂而必記其所來僅似姓纂又不相
應領也

按唐有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三閣新儀曲臺新禮
續禮郊祀式皆行于當時其本起于梁新唐志以開
元禮為正其儀物名數次序曲折已無不備盡而議
論廢興亦具見之盡自唐至今又三百年國家之禮
悉在焉學者不必求之他熟于此志足矣自有志書
以來未之有也王通謂史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不知其指記繁者謂漢事志寡謂古事若謂漢事則
正失于寡蓋一代之志不能備其本末而徒襍取他
書使後無所考按此所謂失也儒者執空尺度以準
量當世行事今而不可復古而不能宜元祐人有使

程正叔山中讀通典之論也然通典固可讀耶籍田
親蠶禮文盛極按詩載芟良耜祈報社稷葛覃為締
為綌皆所以供祭祀之采盛衣服而天子后妃與其
羣臣姬妾必親有事焉是則必卑約而後可行必簡
執而後可久也王通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
乎然則籍田親蠶非古乎而後世之侈心如此蓋其
君臣內外特相与為戲而已先農祖田也猶先蠶耳
而神農為祀至古聖人可侮乎唐書雖具載而不著
其非此禮須因儀改定示以反本蓋原于人情近而
易知非若其他禮齟齬而難勤也

新史言古之作樂者多為之法始求教者以律而造
律者以黍度量權衡皆自黍積之以為古之君子知
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按書周官左氏論語孟子
論樂皆無此惟國語載陰州鳩答問律稱古之神瞽
考鐘聲而量以制無所謂君子者歐陽氏所據蓋漢
志王莽時鐘律家所定劉歆所典領工師相傳非君
子之言也學者最患論世不明轉溺卑近由漢至今
無不以制樂為極致尺律起深事且璇璣玉衡舜寔
在之以齊七政後世尚不能傳其法而律度量權衡
自天地以來所同有乃必曰皆起于黍夫有律而後

有黍耶有黍而後有律耶以聖人君子之學驅而求
工師瞽人之所能又謂樂曠世而不可作宰我言三
年不為樂必崩夫樂何嘗絕于天下而亦何時不
崩謂知罷之必蔽而蔽不可以言傳亦非也祖孝孫
張文叔既定樂太宗乃謂因人情以作樂人和則樂
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則金
石自諧矣魏徵遂言樂在人和不在音律便欲決了
此論蓋太宗以治自誇言和則由已無預于樂徵不
知其指殆淺率矣夫樂疑非以致人和而非人和則
不足以制樂太宗不以時之治亂責劾于樂可也而

謂我能造使治樂隨以和雖聖人不敢當而太宗偃
然當之非秦子舜聞音律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
治有未至既以已致治復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
太宗與徵之所能知也又言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
樂而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悲此
尤非也因政成樂政往樂存人聽其音如在其時季
札歷觀衆樂不聞存亡孔子聞韶久而忘味安有奏
亡國之音而不悲者太宗此言亦謂當我之時悅我
之政無悲前代衰亂之心何其意之卑近也充太宗
之治力行不已宜可以語樂而其見處卑下如此若

新史所謂時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者正應太宗耳
若隋文則又未論也

張齊賢議涼武昭王為太祖舉傳稱欲知天下事問
長人以其近云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踴又云瞻仰
矣夫云如何里齊在當時亦名義議論而其意率野
至此武后中宗之間人材尤陋耶

唐樂章三百三十餘篇其粗可傳者徹豆登歌一章
上笙歌徹豆進廊無響香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餘
慕禮因愆喜忝稷屢豐年送神一章眇加樂授靈爽
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惚恍懷靈

駕結空想云劉晏之作也唐人以歌詞擅一代名者
不少矣其偶不用耶抑郊廟雅頌之詞難為工耶

舊史不志儀衛新史獨詳載之其羽葆華蓋旗旒罕
畢車馬之盛人君舉動必以屬禮官百司必以備物
所以慎重也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
尊君而肅臣易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人主臨制天下苟無容保教思之心但多人
徒盛文物而自尊奢恐物臣下一朝散離何所不有
蓋其驕華頽敝以徇區區之欲与始皇煬帝何異反
謂之尊嚴肅恭非史氏家法也

舊史但記三曆新史并記八曆一代所用誠不可不
盡而一行之論為尤詳然新史謂一行使專用大衍
之策則曆術又本于易按書稱曆象有成法而無起
教洪範九疇以凡舉之非數也初一日五行至五為
土亦以凡舉非數也四曰五紀亦以凡舉非數也曆
有所起自然之數而書不言以為曆官之事非典訓
所當知也但孔子繫易辭不言數惟大傳稱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大衍無所起不知何以為
五十何以缺一而用四十有九其下文即指五行行生
成之數不知此果天地之次第當然耶五行之物編

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必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
次第蓋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也
大傳既舉大衍之數乃以易之分探象之蓋易亦有
起法故也大傳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及新史反以為
曆術本于易夫論易而必及于數非孔氏本旨明矣
而謂曆由易起然則天地國家之初有易而後有曆
耶有曆而後有易耶易與曆果為一耶為二耶學者
不究其始之所從而故乎末流之糾紛握道以從數
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也

新史言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

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
改作者依倣而已然自麟德以前各自為術而效亦
殊若謂一行之術已備則宜常用而不改謂改作而
依倣則宜常效而不差然自一行以後三百餘年未
嘗不改而亦未嘗不差何也豈後世之為曆者不足
以知一行之術而然耶曆主于驗而已苟信其術而
坐視其差固無益于救變也

十二次而分野昔人謂鬼神有憑依而自天地以來
各世其國歷夏商至周而尤著故占者徒以地象其
星而星固不盡繫于地也及諸侯之國既亡而灾祥

占測之術亦隨以隨廢惟水旱疾疫存其大畧至于失
愆度孛流枉之異則皆在其時君不復以分野言之
矣李淳風以唐之州縣配昔分野無預于天變但欲
正後人因循之失可也而一行乃以為天下山河之
象存于兩戒觀兩之象與雲漢之始終而分野可知
以地規天以天繫地真若形影之不可違陰陽必計
升降盡察豈有是哉孔子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地
近而可定天遠而難明區、乎以地規天則天文謬
而無觀矣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

之既大星皆見在張十四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
元和二年十月士子日傍有異氣如人形跪手捧盤
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
日並出而闕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
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上有
青赤皆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己巳有
蒼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
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
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
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指

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又
有星當箕下如炬炎：上衝人初以為燒火也高丈
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
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
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
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
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
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十二年
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旂旂乃殞
天祐元年三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

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月星
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畧具一
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于中國然實與春秋僖文
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一日兩月
乃至暈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之類以為同分忘
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緣所
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而中國
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極南必
斗又以敬教所不占暨皆為狗國此為其國無人言
之也若聰明有聖賢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

既歷龜茲既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
星之限哉余益知山河戒分異之說為非的矣
余既于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為自漢
以來未有非之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暇非之又
謂祥疇禍疴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此尤不
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惟不可出于洪範耳
况其中者皆極如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惟不可出
于儒者耳洪範運道而絀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
洪範占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春秋記災異
而不著其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鳴耳古人

皆以事訓其君事不明則敗為者無所據憑事明則
德改而異消何應之有不然則禍至而應如響雖欲
消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灾異即事也若灾異之
所以為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辭不可得而並著也
然左氏則固著之矣新史用春秋于紀年已皆記其
大者而不著事應可也志則紀年之變傳耳安得復
用春秋法削其事應而獨以灾異言哉宜其狼積煩
多為學者所厭觀既不足以得其大又併其小失之
矣

新史特置羈縻州府八百餘以為雖貢賦版籍多

不上戶部然教所暨皆邊州都護所護所領以見
其盛按太宗既滅夷狄遂郡縣其地置都督都護
以統之已著乱華之漸至玄宗創為十節度二十
餘年而祿山破而京終受分裂之禍与晋事大約
不甚異然唐人無能悼痛其失而後世因之蓋徒
見其盛而已夫務廣地而務廣德謂力之不如德
也兩漢是也若力不足以制外而反失其內則又力
之不如去兩漢遠矣唐是也此太宗君臣貽謀之缺
非所以為盛也

唐取士二十餘條雖皆率意無典法然去魏晉未

晉書 卷九
遠人主之權猶可以進退伸縮一世其後愈益降
降損則不然矣余每患自臯陶立用人法三代莫
之或改更戰國及秦壞滅漢乃變為察廉辟署然
亦相承七八百年至北齊及隋乃別為科舉銓注
今又六七百年矣楊綰沈既濟所言皆漢魏以後
事而綰謂之依古察孝廉綰蓋未知古也德宗在
人主中不為有識然尚喜既濟之論李栖筠李廩
賈至嚴武亦非名士便協同綰議又行暢其說以
為依桑梓者鄉里舉在流寓者庠序推可見當時
人心未至于難回風俗未至于難革若後日則豈

可復發口權已在下人主拱手奉行之者羣怒而亂
矣嗚呼太宗時去兩漢總數十年耳人心不易回風
俗不易革乎然其君臣不知長慮遠覽而甘心亂世
之激法不惟不能變又助成之益堅所以寂寞泯絕
至今縱有卓識之君傑出之相而已成之俗安可驟
反然則太宗君臣本以力征得天下稍用儒雅文飭
之耳國家細密如此二者既以斷棄而外之經制操
防類多粗疎六盡失古人大意而新史方以為制度
紀綱有以憑藉扶持此予所以屢嘆而申言之不能
已也新史稱唐之制官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

抵皆沿隋故按宇文氏與蘊縟靈辨一用周六典
定官名行之已數十年隋摹宇文欲削滅其迹
以一人心首易官制盡從魏晉之舊所謂唐沿
隋故者隋非能自立一代之法蓋因循前事耳宇
文所改雖未必是而情之所因循者不待辨而知
其為非矣今既以唐為沿隋故則固應浸漉紛錯
莫知得失之所在然反以為其法則精而密其施
于事則簡而易行制度紀綱垂之萬世然則唐虞
三代之治不可復行于後而必隋唐之法可也且
秦變古漢不能復武宣以意妄作流及魏晉遂

有三省以為政本所謂簡而易行者秦之餘漢之
初也精而密者武宣所創也蓋患秦之簡而以為
疎且不便于人主是秦雖暴戾猶未至于全失古
意及武宣斷壞之令盡耳况精密亦何有賈誼云
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
敗固恬而不知怪新史之所謂精密者豈亦若是
歟周官所建宏大深遠大家宰言之尤詳此乃東周
人追載猶未為周公自著書也而歐陽氏已疑之夫
簡易精密既歸于隋唐則煩重粗疎堯舜三代
任其責矣漢有賈誼晁錯董仲舒頗能攻斥秦漢

晉書卷之九
之短後人如魏相王吉劉向等尚有所執守唐乃
無其人止一陸贄然贄所欲步武者貞觀及武
后時事耳歐陽氏為本朝議論之宗蘓氏專嚮
陸贄所以數百年好惡從違無所統一而古人
之道終于不可行此亦今世之大患有志于學
者所宜知也

舊史叙所水部郎中之職天下水泉三億二萬五千
五十九在遐荒絕域者不可知人言江泗為大川之
外百三十五水是為中川千二百五十二水是為小
川其具載名數零餘如此必有所考見蓋昔人之于

事物無不用其勤矣

新史言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又言方之兵法起
于井田又言此高祖太宗之所盛按府兵成于周隋
史非不知而謂唐立何也每觀後世之論皆謂當
寓兵于農故共稱府兵以為得先王之遺意然歷
考戰國秦漢之後至未立府兵之前兵農本末嘗
相離何待寓也惟其苦爭好戰屢闕不息民失耕
作無以轉餉則國貧而兵弱耳宇文蘓綽患其然
也始令兵農各籍不相牽綴既隸府額長征莫返
而居者晏然不知緣此國富兵強奪其至弱卒以

滅齊隋文因之平一字內當其時無歲不征無戰不克而財貨充溢民無失業之怨者徒以兵農判而為二故也然則豈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舊法行之耳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民雖百萬無不用募何足怪矣且井田兵乘所以人之為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克之民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々不免為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人知其不可今

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終日力耕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衛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邊關扞禦盡須耕作人自為戰三說三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進羨井田誤離為合狗空談而忘實用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新史叙節度之兵引猶火也弗克將自焚太宗既得天下不能息兵以富民而用之不已延乃高武玄宗未嘗創艾故杜甫兵車行言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四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而

史謂高宗武氏時之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者非也
蓋既以征戍耗亡而不復完補則自然無兵可交及
其變為節度之法汲、自救大權在下愈多愈弱
而已然則弗戢自焚太宗玄宗之過也肅代節度
之兵焚燎已迫雖欲戢之而不可耳非所以責之
也

舊史載楊炯駁孫茂道蘓知機冕服議識達通諒安
于古今唐人本不善立論能如此者固少矣其有後
名不虛也但惜文字煩雜無以發之耳尔茂道知机
何人世之凡鄙妄作徒費爬梳徃、而是何人世

也

新史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
所出歲輸絹二匹綾二丈舊史每丁歲入租粟二石
謂則隨鄉土所生產綾絹緞各二丈稻不應多于粟
一斛絹不應時二疋恐新史誤也舊史獨言嶺南諸
州則稅末新史并記揚州以錢安南絲益州羅紬綾
絹江南以布新史稱非蚕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舊史亦不記授田本起于北齊後周隋因之然古
人用民力歲不過三日而隋唐相承以二十日又
征其庸古人不稅而籍今計田取輸矣唐令里具

手寔歲終為鄉帳鄉成于縣、成于州、成于戶部又有計帳具矣歲諫後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後歛易言王假有家交且愛也天下之大安用屑、煩碎必親手付授而後足故李林甫以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閱逾年雖古今制度不必盡同然自三代而下經常簡易之法皆不逮兩漢遠矣新史不深考直言高祖太宗截斷言之不知唐後事當安所處若以後者為是則兩稅係省鹽酒百名又唐初所不為若以為非則孟子以為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竟于甚處

著力而可蘊氏載司馬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雖然王氏之苛心欲取于無所取司馬之善意欲散于無可散空分邪正一種病民而古人逾遠後世逾迫真有志于民者可不惧哉

唐又有義倉畝二升即正稅也鹽酒茶麩雖皆出于天寶亂後自前代叔季未嘗無加賦至易姓輒廢省以新民如本朝累更治主賢臣然唐五代之末歛非惟不能廢省反因而增羨之犹患不足新史不是之思徒備載以為事始何益政道詩云燎之方揚寧或

滅之蓋隋唐既為府衛之兵與民各行法壞不修復
不能及遂至竭天下以養民兵此受病根本所以因
循不世之橫斂有加而不可已也若君臣同心儆懼
力求所以變易本征未利從而漸省唐以前事犹或
可望不然上下相劫制苟且度日如以漏舟載重仇
然波濤中孰知畔岸所在則其不亾者幸而已矣
刑辟自古有叔向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堯舜
禹湯時缺此一門雖有刑而無辟故也故曰象以
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
次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示以

民而不曰其罪必入其刑惟數聖人為然蓋純用之
父兄師友之道董染而入而民亦自然樂從其履於
刑者少矣新史謂懼民知爭端故不為刑辟夫民淳
漓誠偽豈有常質不為之法其爭餘多耳又謂後世
作刑無書不備俾民知所避尤不然後世君上德薄
設險為馭民微細動息皆有以待之使民不知所卓避
茂謂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茂以此為能言
而况聖賢安得為俾民知所避也又言其所為法雖
殊而用心則一嗚呼吾不知後人之心與古人之心
為一也

張蘊古奏李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為樵萬紀所劾
太宗殺之後悔舊史載太宗曰吾嘗禁囚于獄內蘊
古與之奕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新史沒之
既失太宗蓄怒之由况蘊古雖寔平恕何必與罪人
奕棋以漫獄激發人主哉不然則太宗遽斬蘊古誠
為暴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乍省此語似無病然
謂其餘作者精深闕博各盡其術則是六經之外尚
別有一理可以發明天下自然啟而從之安在其為
備也世外之論惟浮圖屠氏蓋彼已自為異端殊域
置之而已若共此世而精深闕博不質于聖人則法
之所不許也故凡道理不經聖人所定皆粗淺而狹
陋者也非精深闕博者也

程